

工人文化叢書

鄉郵問題

武漢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

代序

李爾重

——普及與提高相結合

工人文藝運動，隨着工人覺悟的提高，逐漸地開展着，工人們參加了文學、美術、音樂、戲劇等各方面的創作，毛主席的文藝政策掌握了工人，工人們便在文藝工作上開起鮮明的花朵。

這半年來，工人文藝的開展，是有相當成績的，主要表現在：參加人數的日漸增多，工人的創作日漸增多，工人們對文藝的要求，日漸提高與擴展，工人文藝工作的組織成員也多了起來，并逐漸密切地聯繫起來；工人們已有一批人對文藝創作有了信心和一些經驗，這一切將是工人文藝進一步發展

的基礎。

但由於工作的發展，也帶來了新的問題。

新的問題：進一步的普及必須與進一步的提高相結合，如果停留在現在這個水平，要求普及，將使先進的感到無味，使後參加的得不到進步，使文藝爲工人服務，收不到強有力的效果，最後，將使現有的基礎垮下來。我們要看到，秧歌的一套沒有提高，腰鼓的一套沒有提高，快板的一套沒有提高，文學作品沒有提高，戲劇創作沒有提高，均將使政治上不斷提高的工人羣衆，感到不能滿足。目前，已經逐漸明顯地表現了這種情緒。我們由空喊生產（當然這在一定作品中還沒有完全終止）進入了具體地表現生產，是一個大的進步；但若只停留在現有的水平，機器已有了困難，發明一個解決問題，很顯然是不能表現工人階級的充沛的精神，因爲工人們實際生活已經遠遠地超出發明了幾件機器之上了。

談到了提高，我們也不能忘記現有的實際，不可能幻想馬上叫工人創造出一批藝術性十足內容豐富的文藝作品。我們的工人，不論從政治的文藝的修養上，從實際生活的物質時間文化條件上，都還沒有這種可能，但是，足

有可能逐步跳出這種素樸的紀錄狀態，我們見到工人必被拼擠文藝領域之外，而進入文藝領域之內，是一件不可名狀的喜悅，却不能因為這種喜悅，便認為「止此而已」，爲了表現工人階級的聰明知慧，無盡無窮的力量，是需要一批一批的藝術性逐漸加强的作品出現的。

怎樣達到這樣目的？首先要文藝工作者認識自己之不足，到工人中去，充實一下，幫助工人解決問題，「入隊」之類的作品，如果有了進一步的加工，將要表現出幾倍的力量。如果我們不能提高，不能耐煩地不計得失地給以輔助，工人作品很難迅速提高，我們自己也很難提高。把培養較高一級的工人創作，做爲領導工人文藝工作中當前重要的一步來走，我認爲是十分必要的。只有如此，才能使工人對文藝的要求更熱烈，才能使我們自己提高。其次，要批評對工人作品的庸俗的不負責的態度：無原則的刊登，無原則的誇，無原則地退，這一切都不是對工人作品認真負責的態度，因爲都是對人家作品沒有用心研究，給人家以具體的切合實際的幫助。這種作法不改，工人文藝的創作，將在我們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下，遭到挫傷。

可是我們有一個一向存在的弱點，就是不熟習工人，不熟習工人生活、

思想、生產。必須下力鑽在一角，和一角的工人取得密切聯繫，思想相通，生活熟習，才有可能有益於工人，有益於自己，走馬看花，一知半解的時代，將要很快地過去，我們文藝工作者，必須警惕。

我們不進步，也不可能擋住工人文藝的發展，因為工人成了國家的主人，他將創造出新時代的文藝，和創造出新時代的經濟政治文化一樣地。不過，我們文藝工作者，如果不能在促進這新文藝時代的到來的工作中，有所作為，那就太不對了。

工人文藝愛好者自己，也要拿出自我批評的精神，認識現有作品的優點和應該繼續克服的缺點，這些缺點的.中心，就是表現力弱，許多還是口號的方式。工友們做的，實際表現的精神，比文藝上表現出的有力的多，我們未能表現出來，就是由於我們還不够，必須努力。

最近這幾個月來，有這樣的感覺，寫在這通俗讀物的前頭，希望能夠引起大家研究。

時間：一九五〇年一個秋天的中午。

地點：黃陂縣屬某小鎮。

人物：

劉濟川：五十多歲，藥店老板，一位好好先生，性情懦弱。

劉太太：三十多歲，劉濟川的續弦太太，是一位貪小的農村婦女。

旺生：二十來歲，藥店的學徒，熱心老實。

鄉人：農夫模樣。

王隊長：管理局派下鄉間的該區鄉郵工作隊隊長，青年。

陳同志：鄉郵隊的女青年隊員，略犯急性病。

張同志：女青年隊員，有城市小姐的意識。

胡同志：男青年隊員，身體較差，散漫，後轉變過來了。

彭安濤：區府駐鄉的工作隊長，熱心負責，青年幹部。

行政村長：四十多歲。

農會主席：三四十歲，老實誠懇。

李老婆：六十歲，農村婦女。

郵運員：四十多歲，吃苦耐勞，負責。

佈景：

這是一個仲秋的季节，天氣蠻好，在鎮頭有一個中藥舖，招牌是「濟世堂」三個大字，門前歪斜的挂着「國醫劉濟川」、「郵政代辦所」，兩塊小招牌，櫃上放着一口信箱，店旁有一棵大樹，樹下放著些桌椅。

（開幕時，劉醫生在櫃台里拔算盤，劉太太坐在門前做布鞋底。）

（鄉人上，肩揹大鋤頭，放下，至櫃前。）

鄉：（拍拍櫃台）劉老板，寄封平信多少錢？

劉：（站起）以前是一千，現在是……

劉太太：現在還是一千。

鄉：奇怪，怎麼前天我在黃陂縣城郵政局寄的是八百元哩！

劉：這個……

太：（站起，很俏皮的）那你還是到黃陂郵政局去寄吧！（走攏）你想想，黃陂離這里有二十多里路，就是多收兩百塊錢，那有什麼關係哩！你還是划得來的……

鄉：（稍候，嘆氣，取錢）好，就是一千。

劉：請你把信留在這裏吧！

鄉：（拿鋤走，回）老板，這信幾天可以到廣州？

劉：三四天就可以到了。

鄉：（走又回），什麼時候可以得到回信呢？

太：那我們怎麼知道呢？真囉嗦！

鄉：（搖頭悵悵而下）。

劉：唉！你看，真把你沒有辦法，你就是這樣，現在世道變了不能胡搞，跟你說了好多回，可是你老是不改，我看……

太：怎樣哩！（喊）旺生，旺生，你在幹什麼？

劉：（旺生上，捧一網柴，手里拿着一把斧頭。）

旺：噢，我在後面劈柴。

劉：旺生，你來，把這兩封掛號信，送到李家灣去，要蓋李太婆的私章哩！

旺：好！（接信，點頭。）

太：喂！要收手續費一千塊錢啊！

劉：算了吧！人家李太婆可憐得很，我們就免了吧！而且這是不對的，郵局也沒有這規定，犯法哩！

太：我看你就是這死心眼，管他犯法不犯法，撈一點也是好的。

劉：現在是人民政府的時代，你看（指手上報紙）報上登的很多犯了錯誤，後悔過的事情，現在胡搞不得的，我看你別作夢吧！

太：怕什麼？大驚小怪的，好吧，我們就減半，只收五百吧！

劉：不行，不行，旺生不能收。

太：（推劉）走走走，（生下）（喊）五百塊啊！

（生聲：好，好。）

太：（回頭）你真是沒用，還有什麼可怕的？神不知，鬼不覺，鄉下人知道什麼？而且我們一直沒出過岔子。

劉：（不自然地）現在不比從前，我總覺得不好。

太：你啊！簡直是死人，我問你郵政局給了你多少的好處啊！

劉：他們每個月給我們百分之三十的酬金，是從來都沒誤事的。

太：算了吧！養得活你老婆嗎？

劉：你看我還開着舖子呀！

太：錢多了還會咬手麼？怎麼連這一點兒腦筋都轉不過來哩？在從前人家作好了的布鞋，我還不想穿哩！可是現在……

劉：（無可奈地）好了好了，別談你們從前從前了，要是我從前那一個在世的話，她的脾氣，比你那不知道要好多少。

太：那你把他從坟墓裏去挖起來好了，誰叫你討我的？還不是媒人的花言巧語才害我嫁給你這死老頭子。

劉：你……

旺：（上）李太婆說錢回頭就送來，這是收條，還有隔壁臘梅的媽，要問老板

信九萬元錢，說過幾天就還。

劉：借錢，你說我們現在沒有錢借。

太：（進櫃台）怎會沒有錢借？（開抽屜）這裏面不是還有十萬塊買郵票的錢麼？（從櫃內遞生）旺生，拿去。

劉：不行，這是公款，動不得的。（搶下來）

太：（搶回）怕什麼？反正人家會照算利錢的。

劉：不行，不行。（追太太，下）

（狗吠聲，郵運員、鄉郵隊四位同志上，自攜行李）

胡：（走在最後，跛上，抱怨）你們看連腳都走起泡來了，休息一天不行麼？你們就是這樣，「天高皇帝遠」，到了鄉下還怕誰檢討哩？（邊說邊把行李放在門口坐下）哎呀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

郵：啊！（劉上）劉老板來了，劉老板這是我們郵政管理局的鄉郵工作隊同志來了。（指手）這位是王隊長，他們是來查代辦所的。

劉：（急，急）噢，諸位辛苦了，請裏面坐，請裏面坐。（往櫃內引）旺生，倒茶。

王：一樣，一樣，別客氣。（對大家）大家都休息休息吧。

陳：胡同志你坐在人家門口妨礙人家的生意，這像什麼話？我看是犯了……

胡：好，好，好，我起來就是了。（發牢騷）鄉郵，鄉郵，下鄉又能搞出什麼

成績哩？我看是勞民傷財，自討苦吃。

張：發什麼牢騷哩？你不是自願報名參加下鄉的嗎？

陳：我看你對鄉郵問題一點都不了解，一點都不重視。

胡：重視？有什麼用！據我想人家代辦所一直就辦得蠻好，要有問題也不會到今天，至於推銷報紙，鄉下現在正是秋收的時期，有的人連字都不識，沒有錢看報，我看是整個失敗。

陳：够了，够了，你簡直是失敗主義，失敗主義。

王：胡同志，我覺得既然我們都是自願報名下鄉的，就應該下決心澈底虛心的去了解鄉郵，把鄉郵工作搞好，假如把這個重大的任務當作是來旅行好玩的，那就錯了，我們應該去掉小資產階級的理論與實際不能配合的毛病。

劉：先生們，請喝茶。（旺生遞茶）

王、陳、張、胡：謝謝，我們自己來吧。

劉：請吃烟。（輪流）

王、陳、張：不會。

胡：別客氣。

（張用手巾反復在凳上揮塵。）

胡：（挖苦）隨便坐下吧，我們的小姐到鄉下是不能太講衛生的，馬虎點，

張：（不甘示弱）你好，我們的大老爺！

劉：這兩封信就放在這裏，讓我們給你送去吧？

鄭：我自己去一樣。

劉：哎呀！那要多走十幾里路哩！

鄭：沒關係，因為那裏還有人要訂報的。

劉：像你這樣每天風雨無阻的跑，真是够辛苦了。

鄭：現在為人民服務，那能談得上吃苦？你看：（拿出一份畫報）咱們的解

放軍同志那才叫辛苦哩！（對王）隊長，我到前村去了，還有郵件要送。

王：好吧！

（旺生端臉盆上）

劉：諸位辛苦了，洗個臉吧？

王：多謝，多謝！

胡：（對陳）洗吧！

陳：請讓我們的衛生專家第一個來吧？

張：（找物）真糟糕，我的洗臉手巾包到行李裏面去了，……我不洗了。

胡：好，我們來。

（大家洗臉，太太上）

太：（喊）旺生，旺生，（見工作隊）誰來了？

劉：嘶：小聲點，是郵政局的視察來了。

陳：（取本記）老板，你的姓名是：

劉：不敢，敝姓劉，草字濟川。

陳：那裏人？

劉：就是此地。

太：黃陂。

陳：今年有多大年紀？

劉：己亥年。

太：五十二歲。

陳：有多少田地？

劉：這這……

太：作作好事，我們不是地主。

王：劉老板，你別害怕，這是我們的手續。陳同志，我們以後問話要委婉一點好些，（轉對劉）假若你們不是地主，在服務人民的態度上就會認真和負責些。

劉：我是靠看病和這個藥店爲生活的，除此以外，就是後面一畝小菜園。

王：好極了，你們對代辦所有感到什麼困難的地方嗎？

劉：噢，我們沒有什麼困難。

太：不，我們困難極了，生意也清淡，郵政局的幾個錢真養不活我們，而且今年豬也餵不起了，沒有錢什麼事都不好辦。

胡：我們不是來發錢的。

太：給我們發點米也一樣。

張：我們也不是來發米的。

劉：那就請把我們「營業稅」免了吧？

陳：這是難辦到，連我們郵局也要納稅的。

太：那奇怪了，你們到鄉下來做什麼的？

王：比如你們對於收寄各種信件的手續有不明白的地方，或者郵票稅票不夠，或是鄉間派到你們其他的任務而影響了代辦所的業務，如果業務發達，郵票賣得多，酬金也就會加多了，這主要是靠你們自己的努力。

劉：現在的人民政府跟從前的國民黨那真兩樣，什麼派佚派款是從來都沒有

的事。

王：我們要在這裏聽取羣衆對你們這代辦所的意見，並且要和這裏的區長、村長，農會主任見面，交換意見。

劉：這這……

太：我們這代辦所大家都說辦得很好。

張：就是不清潔，你看這信箱，招牌都是歪七豎八的還堆滿了灰。

太：旺生，快打盆水來洗洗。

胡：（取招牌）小姐們，動動手吧！怎麼樣？

張：好！總算你勤快一回，吓，老胡，我警告你，你要再叫小姐小姐的，晚上開會非檢討你不可，討厭死了。

（旺生打水，大家洗招牌等。）

張：照我看這信箱和招牌一定要換一換才好看。

陳：何必要那末好看哩？現在是精簡節約的時期，能用就行了，不必換新的。

王：你們這兒的定額是多少？

劉：郵票十萬元，稅票二十萬元。

王：每月能賣多少？

劉：每個月大概一共能賣到五十多萬元。

陳：很好，請把你們的郵票稅票和現款都拿出來。

王：請拿出來看看吧！這是我們查帳的手續，麻煩你。

劉：這這……好吧！